

月光落满庭院(外二篇)

任崇喜

夜凉如水,银光粼粼。落满整个院子,落了我一身月色。

古老、清明,意象缤纷。

此季,暑气消退,九霄明净,秋色澄澈。万物披上素金的铠甲,空气透明,岁月可鉴。

我踩着树影慢慢地走,嗅着草木的清香,沐浴露珠的清凉。

“是夕,天宇开霁,林间月明。”远处的景物,影影绰绰,万家灯火迷离。泥土素香,植物交头接耳,在和金风私密交谈。

这偌大的庭院,虫鸣声声,清晰,透亮。它们的谈话内容里,有没有月光? 有没有中秋?

借着月光,我们曾经走过夜路,踩着地上的清霜,数过头顶的繁星,拥有无边的苍穹。

“明月度中天,流光正回萦。”一盏空灵的灯,俯瞰人寰。一城烟火,无数次穿越。走了那么远的路,节奏太快,不见通亮蓝天,不见白云悠然。

这月光,恰逢其时,款款而来,笑意盈盈。

“天上月色,能移世界。”月光温暖,可以盛下尘世的离愁,可以接纳万丈的逼仄。

“秋天夜晴,月色澄澈,则秋毫皆得睹。”清风无边,明月无价。这月光,如剪,挥落之间,剪落一心的繁杂。

“那遥远之处的遥远啊,可是我近在咫尺的曾经?”秋风唏嘘,微凉的往事,落英缤纷,落在月光的庭院。

“人在月下,亦尝忘我之为我也。”薄影淡光,落花点点。

月亮不说话

澄净的月亮,在高天之上。乳白色的月光,布满吉祥。

眼睛和月亮对望,思绪信马由缰。快乐或忧伤的曾经时光,在月光下晃荡。

月亮,始终不说话。

这月光,见证人间的无尽沧桑,参透生命的真谛,解码一代又一代的阴晴圆缺,收藏大地的故事无限,始终是巨大的无言。

月光浩荡,往事齐刷刷举着手掌,接受夜空辽阔的检阅。

我抬望眼,目光散淡,却迅疾如镰,划落一地的星光。

月亮始终不说话,只布下温暖的照拂。

守口如瓶。眉清目秀的月光,守着青梅竹马的秘密,藏着一生都在回想的童话。

“十六的月亮高挂在樱桃梢头,天色淡若碧霞。”华光如银,把不期而至的思绪,演绎得浩浩荡荡。

我们,都是月光照拂的孩子,从花朵的梦里醒来,任露水濡湿梦境。

月亮始终不说话,清澈,透亮,洗净所有杂物的细微,让爱情栖息,让梦想飞翔,高于我们轻霜薄染的头顶。

月亮不说话。那来自上苍的眼神,让我们接受提醒和洗礼,看透人间红尘的胸臆。

与月亮交换一下眼神,我们就获取一份心灵密码,关联永恒和诗意。



山的 汤吉 摄

嗅着时光里的烟火,在某个夜晚,从容归来。一路月光,一路清宁。

人月饱满,一刻永年。

走月亮

《固始县志》:“中秋,列瓜果酒饼,男女望月罗拜,已而欢饮,谓之玩月。”

明月冉冉升上天幕,恬美幽静,将银光洒向山野林莽。银月如盘,照亮大地,照亮楼宇,照亮绿树,照亮小河,照亮走在路上的行人。

一支队伍走过来,孩童妇女,挨挨挤挤,接踵而至。

清人蔡云在《吴歙·走月亮》一诗中咏道:“木樨球压鬓丝香,两两三三姊妹行。行冷不嫌罗袖薄,路遥翻恨绣裙长。”她们长裙飘飘,桂花插鬓,一路行走,一路袅袅,一路芬芳。

“妇女盛装出游,互相往来,或随喜尼庵,鸡声喔喔,犹婆娑月下,谓之‘走月亮’。”

“月亮走,我也走,我是月亮好朋友。”月亮越走越亮,越走越明,人越走越欢。

“种种常见之物,月照之则深,蒙之则净。”披一身月色,与浩瀚天河相望。

月光飘过旧时的矮砖墙,挂在荏苒的枝头。轻轻的月光,从树影中溢出许多细节。旧时光的尾巴上,长满毛茸茸的怀念。一路伴行的明媚与阴翳,一路遗落的落叶与鸟鸣,让心灵的光芒负重。

谁知她们如水的心事? 道光《繁昌县志》记:“妇女联袂出游,遇菜圃辄窃南瓜为宜男兆,名曰摸秋。亦有中年乞嗣者,亲友于是夕亦取南瓜,用鼓吹爆竹饷之,谓之送子。”这里面又包含了几多希冀?

星空无垠,月色杲杲。星辉闪烁,心灯明明灭灭。

万籁俱寂,月光如洗。皓月当空,中秋写意的路途,平仄往事的表情,让曾经燃烧的火焰以及火焰之后的灰烬避路。透明的羽翼无声滑翔,给人一种凉风带泪的舒畅。

“万里无云镜九州,最团圆夜是中秋……因君照我丹心事,减得愁人一夕愁。”借着凉如水之夜,饮下今世的吟咏。

让脚步轻松,交出曾经的沧桑,让月光流到心里来,洗涤淤积的尘垢,“肌肤与之疏凉,神气与之清冷。”遵循一直向上的方向,让情绪努力饱满。

“寻常三五夜,不是不婵娟。及至中秋满,还胜别夜圆。”

路上,月亮在头顶之上;归来,月亮还在头顶之上。

乡间美食

兰 卓

乡村的夏天,昼长夜短、身体如葱茏的万物一样拔节,好像大部分的时间里,肚儿都是饿着的。

一听母亲说要做叶儿粑,顿时心里暗喜——可以犒劳犒劳肚儿了,在少有肉吃的年代,叶儿粑是较能扛饿的美食。要吃上叶儿粑,却大费周章:清洗石磨,磨米浆,采桐子叶,猛火蒸叶儿粑。

早上,阳光还没有那么毒,地气也还没有上来,这是我们在田地里劳作的黄金时间。从地里回来吃了早饭后,我从水井里提水,与父亲一起推磨,母亲放磨。父亲有事外出,婶婶会来帮忙推磨。

放磨,也称看磨,就是用勺子将泡好的米一勺一勺地喂进磨眼,每一勺不能太多,太多了会粗粝难吃,甚至蒸不熟。往往是劳力好的推磨,对放磨的人来说,似乎是一种照顾。其实不然,在磨米浆这个环节里,放磨看似最轻松的活儿,但最见人的耐心和定力——你每次舀起米粒,也要顺带舀起一点水,这样磨出的米浆才均匀、细腻——米浆的稀稠适度,将决定叶儿粑的塑形、成色和口感。

十点左右,阳光陡然斜过屋檐,明晃晃地投下来,射得人眼睛难睁。我早已汗流浃背了,便笑着叫母亲放慢一点。母亲说,快放完了,再坚持一会。母亲仍然不紧不慢地保持着她的节奏。

叶儿粑,用的是桐子叶,它柔和熨帖,叶面宽阔。要爬上树选没有破损的叶子,叶面小的、不对称的自然不要。采摘桐子叶往往是男子的事,因为首先要能从心理上战胜蛰伏在叶子上的一种可怕的动物——八脚丁。这个时节,正是八脚丁疯狂吃桐子叶的时候,它狰狞的面目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与叶子同一颜色的八脚丁匍匐在叶子背面,听到响动,它的几只脚便是武器,全身绒毛竖起,手只要触到它任何一处,便会中毒肿痒难耐。

想吃叶儿粑,遇到拦路虎。就如欢欢喜喜去赶集,但必经别人家的院落,要提防恶狗突然冲出来咬人。无奈,只好绕到其他桐子树下。手拿一根棍子,先拨开叶面,见没有八脚丁,叶面宽阔、完好、对称,就赶紧采摘下来。

想吃叶儿粑,一家人都要忙碌。比我小的姊妹,早已在母亲的安排下清洗蒸叶儿粑的器物,然后准备柴禾、生火。夏天烧火,谁都会一脸不情愿,小孩便一脸羡慕地看着哥哥姐姐配合父母做家务,总是将“我什么时候也长大就好了”挂在嘴边。

像农作物秸秆这样的毛毛柴,进灶后眨眼就没了,蒸叶儿粑时是不烧他们的。聪明的姊妹自然是挑来粗大的干树枝或用树根劈出的木块,塞满一灶后远远地看着,燃到即将掉落时再塞进去。这叫看火。相比平时烧毛毛柴,烧火的人要超脱得多。

母亲将米浆舀到洗净的桐子叶上,沿着中分的叶脉将叶子折过来,再轻轻合上,将叶儿粑排列到蒸格里。猛火上攻,水很快就开了。要不了多久,叶儿粑的清香就飘出来了。

院子里住着的就是一大家人,叶儿粑起锅后,母亲就派我们分头给伯叔们送去一些,然后一家人围着桌子开吃。撕开叶子,酥软香糯的叶儿粑上印着清晰的叶脉,一股清香扑面而来。猛咬一口叶儿粑,喝一口稀饭,再嚼一点泡菜。这是一顿简单的午餐,我们吃得满脸汗水。剩下的叶儿粑,下午在灶里刨一个炕,盖上炭火,隔一会去掏出,拍去炭灰和焦脆的叶子,迫不及待咬一口金黄的叶儿粑,慢慢咀嚼,香气四溢,简直就舍不得吞下。

数十年后,老屋房檐下那个石磨还在,它浑身雕刻着磨损的痕迹。每次夏天回到老家,都想说做叶儿粑吧,看到年迈的父母,还是把这个念想吞了下去。

今年春天,父亲终于从病痛中解脱,走了。想起他第一次安排我单独去采摘桐子叶的情景,不禁潸然泪下——他呵斥说:“你一个大男人连八脚丁都怕,你还能做什么?”

那是三十多年前,一个少年的一次刻骨铭心的成长。

